

淨土快不保

南方壺

最近遇到幾位在大學擔任公職的朋友，有職務高也有基層的，但都實在受不了一些教授的氣。受不了他們的指氣頤使，官架十足，却又不敢負責。錢財也不清不楚，常做些違法的事，弄得他們情緒極壞。

教授是很特殊的一群。他們大部分都曾努力過，否則也無法拿到博士學位。這點我們得肯定，曾有一段時間，他們是如此執著，想走進學術這一行。這並非人人可以做的到。跟苦讀通過高考，司法官的考試，或從小拜師學好鋼琴一樣，都屬高難度。但如果我們認為鋼琴師不一定是好老師，不一定擅長行政工作，不一定會做人，不一定品德高尚，甚至生活技能很差，則教授似也無理由在這些方面過人一等。但偏偏教授是被高度期許的。士農工商，自古以來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，何況是拿到最高的博士學位。教授這個族群，遂成為極明顯的“名實不符，言過其實”的一群。而大學裡，從校長以下，有不少職位，需要教授來擔任。這群過去只受過讀書，論文寫作經驗的人，某日却被要求去做些從未接觸過的事物，經手重責重任。有些人惶恐，有些人迷失。具良知者，會擔心自己“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”，不少則自以為“天降大任”了，想一展長才，却成為禍害而不自覺。

心在南方

孔子說“知之為知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”。我在學生時代，無法體會孔子這句話究竟在說什麼。逐漸長大，深覺講得還真道理。有回問一位在台北某著名大學任教的朋友。他們的新校長如何？這位校長在校內遴選時排序第二，但教育部却圈選他。他提倡某些事物，曾引起不小爭議。朋友說，他沒什麼了不起，但用的人都很好。找到一批研究不錯又有能力的人，他們願意好好的幹一任。研究好的教授，遨遊其學術天地，而有能力者，可發揮之處甚多，若非校長的禮遇及尊重，誰願輕易“出仕”？但有多少在位者，能知道自己所長及不足，能知人善任？

天縱英明的人畢竟極少，即使擁有博士學位又如何？曠世奇才總是少有。可惜能分清自己究竟什麼是知道，什麼不知道，並不容易。孔子才會特別指出能做到就“是知也”。比較多的是搞不清自己專長，又以為官大學問大，誤以為自己能力過人。甚至染上政治人物惡習，一切用唬的，連學問也靠吹噓。不知為不知，這點真該我們警惕。

大學是個做學問的地方。專注於學術，著書立說，弦歌不輟，才是最重要的。真不得已才去擔任行政職務。但教授才是我們本職，隨時要有回到學術的準備，研究是不能荒廢的。要給學生身教，不要讓學生覺得教授們不做學問，個個汲汲營營，只想當系主任，院長，校長，只知坐上這位置又覬覦下一位置，只知爭權奪利。

如果連學術殿堂都淪陷，那真無一塊淨土了。
(96.01.17)